

单身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书

我很好

◎ 柯裕莱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单身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书

我很好

◎ 柯裕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很好 / 柯裕棻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7965-6

I. 我… II. 柯…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2481号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塔 图



世纪文景

我很好

柯裕棻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00,000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965-6 / I·573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 序 读过《资本论》的爱玛：
 关于柯裕棻（毛尖） / 1
序 文化与胭脂（纪大伟） / 4
自序 物质生活 / 9

体重

- 哎哟，其实我想胖都胖不起来 / 18
打败所有的人 / 21
旅游的得与失 / 24
吐血 / 27
焦虑空间 / 30
亲密的敌人 / 36
身体的永劫回归 / 39

工作

- 人生的意义 / 46
职业自由 / 50
乱码生活 / 52
人生之必要 / 55
虚荣的贫困 / 59

钱——或者花钱

- 心情不太好 / 66
放假的理由 / 69
人民公社 / 72
欲望都市忧郁人生 / 75
只能买新书 / 78
玩物丧志 / 81

梦的解析或格物致知 / 84
廉价的眼泪 / 87
没有灵光之处 / 89
我的计算机拜物症 / 92
一个人的江湖 / 97

关系，关于自己

对不起，我是处女座 / 104
想太多，睡不着 / 107
电视儿童自白书 / 110
青春无法归类 / 116
火焰与灰烬 / 121
往事只能回味 / 126

关系，关于爱情

当我们讨论爱情 / 130
关于残缺 / 132
美丽人生 / 134
通俗剧爱情公式 / 137
无以名状的痛 / 141
相忘于江湖 / 144
欢乐冒险 / 146
追女生的公式 / 148
谁最来电 / 151
单身防老计划 / 154
呛红辣椒 / 157

行路难 / 161

【序】

读过《资本论》的爱玛：关于柯裕棻

毛尖

2006年我去台湾清华大学参加一个文化研究年会，因为分会场太多，居然一直没能和柯裕棻碰面。匆匆离开新竹的时候，还有朋友恨恨道：你们俩人竟然没碰上！

想促成我们见面的理由很简单，大家觉得我俩长得像，甚至有夸张的人抱住我惊呼说，小柯！可我们至今没见过面。不过，课堂上讲《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我倒是突然想到过柯裕棻。饭桌上碰到台湾文人，我也会似乎很随便地问，认识柯裕棻吗？听人夸柯裕棻好，我莫名其妙高兴。要是再夸她漂亮，我几乎就要帮她谦虚，哪里哪里。

哪里哪里啊！读完《我很好》，我简直要歧视那些说我们像的人。如果副标题够真实，“单身女性真正意义上的私家书”，就算全书没有一幅完整自画像，柯裕棻也已经是高大。美丽。孤独。强大。理论。抒情。焦虑。安静。而我呢，每次碰到陌生朋友，都要被感慨一番：嘿，原来你学生妹啊！自然，这已经是委婉说法，意思是，个子小，愣头青。

当然了，我也比较注意藏拙。写文章的时候，不太让那个“私我”出场。而且久而久之，埋藏于内心的那个我因为不见天

日，几乎就要在我的个人史里失踪。甚至，翻开柯裕棻的“私家书”前，我还嘀咕了一句，不会是晒心事吧？

不是。虽然整本书，从最初的“体重”问题，到最后的“爱情”问题，都是私而又私的话题，但是，原谅我又要愣头青一次。怎么我从一开始就和作家取得了认同。她热的时候我热，她冷的时候我冷；她吐血的时候，我感到胃不舒服；呛红辣椒把她击倒的地方，也创伤了我；甚至，她失恋的那个早晨，我也感同身受，陪着她“在春阳曝晒中回家”。她说，“鸟语花香，我极度疲累简直要融化在路边”，我几乎先她一刻倒下。

这才是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大我隐于我，柯裕棻哪里是真的要讲她的瘦身经历，她的电脑迷情，她的更衣记也好，她的星座论也好，全部都辐射向一个更广大的黑洞，一个更悲情的世界。可是她的高明倒又不仅在这里，张爱玲的后代作者多少懂得从“私语”走向“中国的日夜”，是写作的一个战略。但是阵亡在这个高地里的才子佳人也是前仆后继，能高能低不是人人可以中转；能屈能伸不光考验智商，还测试情商，而情商高者倒也不一定胜出。

可是柯裕棻游刃有余。书中的她，泪没少流，钱没少花，被青春期的贫困伤过自尊，被研究院的作业搞得残败。从东半球走到西半球，她也狼奔豕突。甚至，检阅记忆重整山河的时候，她也会眼神凌厉。学院生涯教给了她马克思本雅明和福柯，职业身份明确的时候她也很多“主义”很多“关系”，但是，每

一篇文章结尾总让我再次爱上她。你看，她依然是那个用肉身和世界短兵相接的女子，“那样的片刻，我会很想哭，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我真想对她说，你还想变成什么啊！你说自己的故事，召唤出我们的私心；你学院派的时候，纪大伟拿你和马克思对照；你呼啦一个回马枪，又把一大群微言大义的甩在身后。你集合起我们的经验，带着我们在重庆大厦里游击。你说要警惕，我们一机灵；你说没关系，我们松口气。你还想怎么样呢？

哎呀，我突然想起老包法利夫人对小包法利夫人的期望：少看书，多干活，就没那么多胡思乱想！而你，亲爱的小柯，你身上一定藏着一个爱玛，就像我身上，也有一个爱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太像了。不过我必须承认，你已经是一个读过《资本论》的爱玛，所以你显然更多苦痛，但让我觉得你特别迷人的地方，也是在这里。

对不起，读者都是吸血鬼，可是我们愿意跟着你说：我很好，当然，说出这个“好”字，我觉得自己又成了失魂落魄的爱玛。

【序】

文化与胭脂

纪大伟

“脂粉论”乍看之下，是指关于胭脂蜜粉之类的言论。诚然，这种望文生义的定义并没有错。不过，望文生义并不足以充分形容柯裕棻的文章。我想指出，“脂粉论”一词看起来俏皮又古怪，正似柯裕棻的行文风格。“脂粉”柔软而“论”坚硬，“脂粉”温暖而“论”冰冷，“脂粉论”是个矛盾语——柯裕棻的文字充满黑色幽默，既软又硬，既暖又冰。

读者可以察觉柯裕棻文中的滚滚热情——但如果放胆摸索她的火焰，读者的手指会穿透火焰，触及美国中西部的噬人冰原。在美国中西部待过多年的柯裕棻经常提及北国的雪，以及冻僵的人们如何躲在购物中心里头取暖搓手的情景。

“脂粉论”也是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谐拟。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谈资本，柯裕棻谈脂粉。新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谈文化资本，而柯裕棻谈文化脂粉：文化即脂粉，脂粉即文化。比如读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这回事，是为自己累积文化本钱，也是在自己的脸上涂抹文化脂粉。虽然谐拟，却并非不敬。《资本论》

* 本书繁体字版原名《脂粉论》，此序言专为繁体字版而写。

详实分析了马克思预测的资本主义，那是铁灰色的；柯裕棻的脂粉论则鲜活地描述我们经历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是粉红色的。柯裕棻笔下的资本主义呈鲑鱼红，但这并不是说她在粉饰太平，而是说她写出滚滚红尘底下的夕阳无限好，资本主义金粉世家的啼笑因缘。

马克思《资本论》并不旧，而是历久弥新的预言书，开门见山的首卷首章就谈“商品”，此章高潮就是谈“商品恋物癖”。而柯裕棻的脂粉论，也呈现出我们身陷商品恋物癖的永劫回归状态。

资本和脂粉发音相似，用法却不同。资本大抵和身体保持安全距离，但是脂粉可以外敷内服。我们可能遗忘了资本（或：资本遗忘了我们），但我们逃不过脂粉撒下的天罗地网。在这个时代，资本变本加厉，紧迫逼人，化为脂粉：有人在脸上贴金，在日本料理上撒金箔——这是黄金资本变成脂粉，贴近皮肤，甚至进入人体的显例。在柯裕棻笔下，芸芸众生拼命往身上涂脂抹粉。不过这里的脂粉并非只是狭义的化妆品，也包括了类似脂粉的身体佩件（或者说说是露在身体外面的人造器官吧），比如手机、科幻电影的太空制服、专门在阅读尼采时穿着的毛衣。这些大块大块的不匀脂粉悬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躯干宛如圣诞树，挂满便宜饰品。

身体的轮廓因而改变了：手机究竟归在体内，还是体外？如果手机是身外之物，为什么手机一离身，就觉得自己顿然少

了一块肉？为什么我们一直查看手机有没有留言，仿佛在磅秤上检查自己体重有没有增加？为什么我们删除手机留言时，就像体重直落的减肥者一样痛快？

有些人的手机来电时，天线顶端会发光——这并不是新鲜事。但我联想起动物学早有先例：深海底层的鮫鱈鱼栖身黑暗之中，以头上的发光触角吸引猎物。此鱼的触角，岂不是手机天线的前身？紧握手机的我们，岂不是血盆大口鮫鱈鱼的后代？海底下那个孤寂世界，也是资本主义的版图吧？

我们每个人都千疮百孔，只好不断在身体的洞孔上扑粉，免得被人一眼看穿。我们像插座，插上PDA、数码相机、MP3、随身听之类的玩具，而这些玩具，连同抹在耳后的勾魂绿茶香水，都像延长线一样将我们的身体延伸至四面八方，是招蜂引蝶的神经末梢，延揽更多物件插入我们。

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裳，而我们的身体永远少一个器官。

行文至此，我的预设立场都是很自我中心的，都在谈“自我的照拂”（这是一本书名，柯裕棻文集中提及，也译为“关注自我”）。我们觉得自我很空洞，很寂寞，所以要用资本和脂粉来修补自己。我们将自我当做宇宙中心的插座任人插，看起来很大方慷慨，事实上仍然是将自我视为中心。

并不是说这样的自我中心是错误的，也不是要将这种自我中心等同于自尊自大或自私，而是要指出：这种自我中心的思考，总是一厢情愿的死巷。

我不知道女性主义会不会败在脂粉上面，可是我知道个人主义一定会被脂粉打败。柯裕棻的脂粉论不但谈自我照拂，也谈自我照拂的“失败”。如果我们像磁铁，那么世界就像黑洞。我们像磁铁一样吸纳各种脂粉，而世界像黑洞一样把脂粉吸走。我们不断扑粉，却又不断掉妆，只好再补妆，又掉妆，无止无息。

和朋友在馆子吃饭时，偶尔会有人说“我去补一下妆”，便往餐馆的洗手间走去。我们不会拦阻这样的人离席，不过我们通常也不相信这个人真的是去洗手间补妆。补妆可能只是托辞：说不定这个人想歇斯底里地躲起来，把刚才吃下的大鱼大肉呕吐出来，把肚子拉空，吞镇静剂安抚神经，检查手机简讯，把电子字典掏出来查刚才朋友说出来的陌生英文字（什么是KUSO?），或者偷哭三分钟，总之不是真的补妆，总之是想暂时回避同桌的人类。这样的人，其实是向世界的黑洞抵抗。

但是总不能一直躲在洗手间里对抗世界的黑洞吧——洗手间外还有一条长长的人龙，也等着“补妆”呢。

世界的黑洞吸力强劲，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原本插在我们身上的物件。所以我们遗失手机，忘记情人的生日，丢掉工作。历史的焚风吹过，原本补好的身体孔穴又重现破绽，我们依旧千疮百孔。因为地心引力之故，我们不但掉粉，也脱脂。我们是火焰上的烤乳猪，不由自主地旋转（以便均匀受热），油脂一直从肌理渗出、滑落。我们被烤得皮开肉绽，外酥内软，脂肪滴尽，浑身油烟味。

不过，在承认自我照拂的失败之后，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自我中心的死路呢？事实上还不够。如果我们是悬在宇宙中心的失败插座，虽然失败，却还是定位在宇宙中心。如果要放下自我中心的立场，就要将自己当做别人来看待。我并不是在说“待人如己”，因为这种说法仍然回归自己，仍然将自我当中心——我是在说“待己如人”，也就是将自己当做陌生人，不要回归自己，于是自己不再是中心。在柯裕棻的脂粉论中，不断出现奇怪的角色与叙事者遭遇：他们叫小娃、小君、小乖，如是等等，而他们理直气壮的姿态挑战了叙事者的自我中心。叙事者并没有把小娃、小君、小乖收编在自己之内，而是将自己摊开流向小娃、小君、小乖以及众生。这不是自我照拂，而是照拂人群（造福人群）。

我何必再认得我自己？于是我便不必在乎什么。

柯裕棻和我很爱比赛谁住过的房子比较烂——我想我不会输给她。我也住过长壁痂的房子，虽然频频上漆，时时拂拭，墙的皮肤终究呈粉末状剥落，尘埃不断。墙面是一张留不住文化、留不住脂粉的脸。埋伏在墙缝里的白蚁爬出来，吃光我早已不合身的学生时代的牛仔裤。这房子，它的名字叫青春。

（本文作者为台湾知名文学评论者，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康涅狄格大学。）

【自序】

物质生活

这本书充满了快乐的矛盾。它讲拥挤的孤独、失落的满足、愉悦的罪恶、理智的消费——没错，“理智的消费”是个矛盾。当今时日，消费很少是理性的了。此书又讲女子日常的涂脂抹粉之事，也谈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之困。既言日常购物琐事，亦论及文化资本的难题。

这些主题看来十分矛盾，像是很严肃地要批判什么，但是这书里的文章都是以轻松诙谐的小故事写就，看上去都是寻常日子里的小困扰和小快乐，不是工作就是花钱，庸脂俗粉一类的烦恼。然而，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正是在这样世俗的问题里拉扯扯，没完没了地走下去。

在这个消费至上的物质年代里，不论是男人或女人，大概都觉得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裳，手上总是少一种电子产品。这样无止境的物质渴求也许是为了追寻更完整的自我，甚至是无限地延展自我。我们将手机、PDA、数码相机、MP3、笔记本电脑、iPod等种种物品连接在自己身上，将各种名牌穿戴披挂上身，无一不是为了将自我的版图在这个被商品淹没的世界中拓展开来，为了向这个世界证明一己的存在，并且以这些物质向

滔滔人世发出沟通的信息，关于自我的信息。

这些消费的欲望和意念，既是自我的照拂，也是自我的追求。这是一种“我买，故我在”的信仰，出自一种精神的匮乏，意图借由物品来填补自我，成就自我。当然，如此地“役于物”固然难以成就自我，如此地“成于物”恐怕也一样的困难，在商品中意图“格物致知”更是不可得，一不小心，极有可能就“成为物”了。

然而若能彻底的“成为物”，也不失为是个极端修炼的法子。也许惟有不再老想着做自己，而是承认自我的拼凑零散，不再褊狭地希望他人理解自己看见自己，而是放手让自己理解他人和他者，直面理解主体的残缺，这个庞大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死胡同才有了出口，一个人才能够从自恋自怜的镜框中走出来。

有人说，女性主义是败在衣服和脂粉上了。我倒是私下想，衣服、脂粉和其他商品，在当今时日，几乎要打败所有的唯心思想了。

反之，若能彻底承认，我并不完全是我：我是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手里拿的提包、脚下踩的高跟鞋，我是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手机号码、这个香水气息，我是这个七拼八凑的组合体。如此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消费欲望和物质性，也许是后现代的伦理学实践基点，也许是对物质生活反省的开始。

这本书正是关于物质生活与自我的关系。

我写这些专栏文章时，我身处的社会已经急剧地转变为消费社会了，这些文章是对于这个新鲜刺激的社会转变所作的观察。所谓的消费社会，在社会理论上意指以消费为经济主要驱动力的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不是由生产本身推动，而是由消费推动的了。一旦消费趋缓，整个生产系统也跟着迟缓。文化主要的生产与流通方式就是成为商品，而商品的价值不再来自它的物质和使用价值，这个社会消费的是符号意义。

因此，符号消费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关怀，生活中所有的事物和精神迅速地成为消费品。一切都能够被买卖，这个社会什么都能卖给你，从保障（屋子或寿险）、自由（车子或烈酒）和爱情（钻石或巧克力），到愤怒（牛仔裤或汽水）、逃逸（旅游或越野车）、甚至批判（球鞋或指甲油），总有一种商品符合你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一切迅速地消费化了，真方便，也真难堪。在这样优渥的环境里侈言反省和批判，尤其难堪。唉，一条破牛仔裤能够释出的批判信息，恐怕还比一篇时事评论更明白些。

我还记得，很久以前看了大岛渚的经典电影《青春残酷物语》，那片子是回顾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的学运年轻人普遍共有的焦躁和愤怒。当时我对于“青春到底如何残酷”这个问题始终似懂非懂，年轻的反抗不就是充满激情和理想吗？当时我无法认同片中隐隐的、冷彻心扉的无情、挫折，还有殉死。一种对一切都无所谓冷酷。

那个电影看得我直打冷战，全身哆嗦，想吐但是吐不出来。

同时期我也看了村上春树，当时他尚未大红，他正是成长于大岛渚片中那个愤怒年代的年轻人。然而，从那残酷青春存活下来的他，年过三十之后竟是以冷调而且疏离的作品闻名于世。在当年的我看来，他的无谓和晃荡简直到了说风凉话的地步。

若不是日本社会出了问题，就是这些人出了什么问题，我想。他们一定是放弃了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我想。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无谓，如此冷漠，因为他们已经无可再失了。

这种社会与人的“失落”想法维持了几年。

后来我就明白了，其实跟失去什么东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那种无谓的冷，只是觉悟了自己已经回不了头，只能在路上反刍过剩的营养。而那整体的冷漠和疏离，正是消费凌驾一切之后，物质中介的社会所散发的又热切又空洞的感觉。不知不觉地，我们这里也变成那样的社会了。

我依稀记得大学毕业后，在整个消费狂潮正要开始之际的那些日子。那些努力从微薄的薪水里挪出一点钱买衣服和书的日子，和朋友泡在小茶馆聊理想和前途到清晨的日子，在大企业里做一名小助理为琐事操烦的日子，为了感情号啕大哭的日子，害怕自己不够好终将一事无成的日子，心灰意冷想一了百了的日子，为了学位不眠不休念书的日子，爱憎分明却不知道